

柏杨评传
BAIYANG PINGZHUAN

雷锐/著



雷锐/著

柏杨评传

BAIYANG PINGZHUAN

(京)新登字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杨评传/雷锐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10

ISBN 7-5057-1307-8

I. 柏… II. 雷… III. ①柏杨-评传②作家-评传
- 中国-当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5730号

书名	柏杨评传
著者	雷锐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59,000字
版次	1996年12月第1版
印次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307-8/I·366
定价	1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第一章	无爱的童年·····	(2)
第二章	热血青春·····	(21)
第三章	在急转弯的时代洪流中·····	(34)
第四章	步入台湾文坛·····	(44)
第五章	在情爱与苦难中挣扎升华·····	(74)
第六章	右手小说,左手杂文 ·····	(96)
第七章	左手小说,右手杂文 ·····	(123)
第八章	猛撞“酱缸”·····	(161)
第九章	冤狱十年·····	(188)
第十章	跨上生命的巅峰·····	(219)
第十一章	展翅翱翔,天宽地广 ·····	(255)
第十二章	向“丑陋的中国人”“沉痛出击”·····	(279)
第十三章	战马仍嘶人未老·····	(297)
第十四章	“柏杨旋风”的力和热·····	(323)

D292/2670

翻开中国地图,看着它的中部,这是一片从棕黄色向浅绿色过渡的地带。巍峨的太行山像一具褐黄色的屏风,拦在西北,桐柏山和大别山自西向南逶迤而来,气势咄咄。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穿山劈岭,终于挣破重重封锁,从这里开始流入华北平原。这一块自西向东渐趋平坦的土地,便是中国的中原地带了。又由于它位于黄河之南,后来行政地区划分时也得得了“河南”的称呼。

河南古称豫州,又称中州,历来是兵家争斗之地,似乎控制了中州,天下便可握于掌中。试看历代君王建都,从古代的商、周,到汉朝、宋朝,30多个朝代的国都,都曾选址于中州这块土地,由此便可知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安阳出土的殷商王都遗址,开封存留至今的宋朝旧城,洛阳数不尽的文物建筑,都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见证。

河南虽然历史悠久,但老天爷似乎并不很眷顾这块土地。黄河从孟津开始,咆哮溅沫,恣意奔流,两岸人民不得不用不断增高的堤坝来防御它。年复一年,泥沙大量沉积,黄河的河床已高出地面,成了令人提心吊胆的“悬河”。一旦堤决,万千生灵顷刻毁于一旦!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100年间,黄河决口改道150次。而历史上出事之多,又以河南为最!然而,在水祸十年一大灾,一年一小灾的河南,其南部却时常为旱魃所肆虐。北部山区林县、辉县一带,人畜饮水又珍贵如油。蝗虫似乎也特别猖獗,每隔几年就对河南来一次袭击。蝗群过处,片草不留!生活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一些人铤而走险,为盗为匪,各地地主武装林立,大小军阀并存,鱼肉百姓。到民国初年,河南一些地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第一章 无爱的童年

开封南约 60 公里处有一个县城，名叫通许。通许虽然近在名城开封比邻，却小得可怜。县城灰蒙蒙的，整天像睡不醒，县政府大堂只是一排黑矮的瓦房，歪歪斜斜的，毫无一点庄重模样。骑马来往的公务人员，有时就顺手将马拴在大堂前的柱子上。一次，一匹没见过世面的马受了惊，发起狂来，拼命拽着缰绳往外挣扎，“哗啦”一声，县政府大堂居然被扯塌了一小角！1920 年前后，被分配到通许任县官的是一位叫郭学忠的中年人。虽然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县，但对祖籍辉县常村定居的郭姓家族来说，已是十分荣耀的事。故乡的父老们说郭家的真正祖居在山西洪洞，1877 年，山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一家姓郭的人家就在一棵大槐树下，摔破一个铁锅，兄弟姐妹各拿一片，四散逃生。他们祈祷上苍，有朝一日，他们或他们的后人能拿着这片铁锅，回到洪洞，重新认明血缘，重新祭祀祖先。然而，时光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族流落到河南辉县的郭姓人虽然也繁衍开来，却不得不将全部身心投入生存的拼搏中去。他们大都以农为生，贫困不堪，终年难得一饱。郭学忠算是郭族中有数的几个读书人之一，

更何况还当上一县之长。可以想象得出，郭学忠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赴任的。更使他高兴的是，这一年（1920年），他的二儿子降生了。^①在此之前，他的夫人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毕竟还是儿子才能接郭家香火，而大儿子身体不好，患有癫痫而早夭，所以郭学忠对二儿子寄予很大希望。他给这个儿子取了个名字“郭定生”，乳名“小狮儿”。

郭定生“哇哇”哭叫着来到这个世界。照说他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至少也应该衣食不缺，父爱母爱均有，应该如一般正常的孩子成长起来，但是，命运似乎早早地就对这个孩子施以严酷的磨练。郭定生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魏氏就染病去世。无法照料小姐弟二人的父亲，不久以后，只好给他们娶了一个继母祁氏。

祁氏是一个旗人的遗孀，嫁给郭学忠时，还带来了一位守寡的婆母。祁氏与郭学忠又生下了一女两男。对于丈夫前妻的子女，祁氏也同样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后娘脸孔。郭学忠只能早早就将女儿郭育英送回辉县老家。^②留下的只一岁多的儿子郭定生，也开始了他终生难忘的凄苦的童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后娘现象是一种与伦理道德相矛盾的现象。一些当上后娘的妇女，虐待仇视丈夫与前妻所生子女是较为常见的。奇怪的是，传统观念一面谴责这种现象，一面却无可

① 柏杨在《童年》中写自己出生于通许，又说可能在开封。在《家园》中干脆说自己出生于开封。笔者分析，从柏杨对通许生活的记忆来看，他生于通许的可能性较大，故从此说。而柏杨的出生年月也不详，此处取《童年》所说，柏杨将沈阳于1948年11月1日为共产党军队占领的日子作为自己生日，后又将他台湾入狱的3月7日为生日。

② 郭育英大约在十六七岁时即被嫁与窦家，生下一个女儿。不久，丈夫逝世，死因不明。据柏杨《家园》中记，他的这位姐夫在国民党清党时，四处逃亡，大概其死因与此有关系。郭育英一直守寡，1986年故于辉县。

奈何地容忍这种现象。女人犯了“淫戒”，族中有任意处死的权利。女人当了晚娘，虐待丈夫以前的孩子，社会、家庭均无能为力。这到底是对后娘委屈自己充任这一角色的补偿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总之，郭定生从一岁多起，就开始了他那扭曲多乖的人生。

大概不到两岁，郭定生就被独自放到一间房中去睡。大人走时将桌上的煤油灯吹熄。一刹那间，黑暗中仿佛涌出无数张牙舞爪的鬼怪。郭定生起初吓得大哭大喊，但被打了几次后，小孩子噤声了。他紧紧地闭着眼睛，用被子蒙着头，窗外阵阵的北风中，每隔大约两个钟头，便传来“梆——梆——梆”的打更声，既凄凉又勉强给人带来一丝安慰。

不知是哪一年，郭学忠的县长交卸了。全家搬到开封居住下来。1929年，郭定生进开封第四小学读书。郭家住在东铜盘街（后来改为法院东街），一共三进院子，后院比较宽，一端是厨房，一端是厕所。每天晚上临睡前，郭定生自己点起马灯，在寒风中上厕所。有时马灯被大人拿走了，小定生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冰冷的深宅后院留给小定生的印象只有一个字：怕！

后母对这个前房的儿子动辄便打，开口便骂。什么“小讨饭的”、“披麻包的”、“下三滥”、“穷骨头”，还有“叫炮头”。“叫炮头”是后母对小定生喝骂的常用称呼。这是开封人一句骂人的土话。“枪毙”在开封话中称“叫炮”，“叫炮头”就是“枪毙头”！后母真恨不得他立刻被枪毙！郭学忠那时托人介绍，到了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交通科长。总司令部设在许昌。他在家的日子少，出门的时候多。后母虐待郭定生的情况他亲眼看到的不多。即或看到，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郭定生便受到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苦楚。每天早上，弟妹们都能吃上牛奶荷包蛋，他只有在旁咽口水的份。寒冬腊月，除了一套硬梆梆的棉衣外，后母并不给他准备像弟妹们那样的绒衣裤。差不多每年冬天他都要长

冻疮，手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疤。每天早上，后母给200文钱，只能买一碗绿豆沫或两只烧饼。他常常晚上饿得肚痛，睡不着觉，不得不爬起来到厨房水缸边灌一肚子水。只有父亲回家的日子里，后母才稍稍收敛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而父亲前脚才跨出门槛，后母的脸马上就对小定生布满乌云。一次，小定生在临走的父亲面前多呆了一会，父亲走后不到五分钟，雨点似的毒打便落到他的身上。浑身血淋淋的郭定生从昏迷中醒过来，只能在心中悲愤地呼喊：“爸爸，爸爸，救我！”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从小，郭定生就像个旷野游魂，在人间游荡，自生自长。在记忆中，他没有任何一位小朋友到家里来玩过，他也没有到任何一位小朋友家中去过。他孤零零一个人，有空的时候，就到开封文庙的大院子去溜滑梯，到龙庭——宋朝旧王宫——去闲逛。那里的建筑古朴庄重，栏杆都雕着花纹图案。龙庭附近，有两个大湖，相传叫杨家湖、潘家湖。传说中原来的杨家湖清澈见底，是杨老令公一家忠贞所至。潘家湖浊污不堪，是潘仁美的祸心所为。站在开封龙庭高处，即使是一个孩子，也悠悠生出不少所谓思古之遐想。谁能想到，这些沉默不语的历史雕刻，不仅当时慰藉了小定生孤寂的心，也为他以后对历史的兴趣种下了种子。

郭定生就是这样孤凄地活着。他渴望着爱，甚至渴望着爱的声音。春节到了，有爸有妈的孩子都能穿新衣，拿压岁钱，幸福地在父母跟前撒娇，平时难以达到的要求都可以在这时得到父母的允许。可是郭定生只能孤零零一个人，行走在颓圯的古城墙上。他手中拿着一串用有限的压岁钱买来的小鞭炮，走几步，点一只，扔向城墙外的荒野。听着它们在雪尘上爆炸的微弱脆响，他的心似乎才有一点微微的激动。看着身上穿旧的衣衫，他想起课堂上音乐老师教的一首歌。（这时他已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转学到开封第六小学读书。）这首歌叫《寒衣曲》：

寒风习习，冷雨凄凄，鸟雀和人声寂寂。

织成原布，斟酌剪寒衣。

母亲心里——母亲心里，

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

热泪一下涌上他的眼睛。他不禁对着苍茫的天际，对着茫茫的雪野，喊着：“妈妈！妈妈！”然后飞奔下城，向家中狂奔而去。冥冥之中，好像妈妈就在家中等着他，用温暖的双手，用慈祥的笑容。可是，当他踏进家门，浑身血液一下冷了下来。迎着他的是一双阴凄凄的眼睛，一声恶狠狠的咒骂，一只握着烟签迎脸刺过来的手！他痛呼了一声，烟签刺进了眼角。血，沿着脸庞流了下来，滴到地面上，也深深地滴在心里。

由于缺乏母爱，很少得到父爱，郭定生在弟妹眼中成了最好欺负的对象，也成了用人们敢于轻视、不愿接近的人。他孤独、自卑，不敢奢望有朋友，因而也更畏缩地躲进自己的角落里。然而，心中的渴望越得不到满足，便越在脑中膨胀。一颗小小的温暖的种子，便在他充满要求的心田中茁长。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幻想自己有朝一日长大，当上大官，手中有着随意使用的钱，身上可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如何向后母报复……有时候，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位本领高明的侠士，骑着高头大马，杀尽人间的种种不平……有时候，他幻想着自己偎在母亲怀里，共同乘着白云，在晴朗的天空飘荡……邻居有一位小女孩，比郭定生大不了几个月，长得很美，同在一个小学上学。郭定生平时只能悄悄地跟在她身后，偶尔也能跟在身旁一同上学放学。一次，这位小姐姐上手工课，用泥捏了一个小风箱，只有拇指那么大，用墨涂得黑黑的。回家路上，她随手将这个小玩意送给了郭定生。霎时，小定生眼前充满了虹彩。整整一天，他感到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苦难的童年和少年，养成了郭定生内向的性格，也助长了他幻想的本

领、丰富的感情和敏感的反应。这也许是孕育未来的作家的土壤吧！人的一生中，通常是强烈的感情刺激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印象便形成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心理定势的一部分。对郭定生来说，对爱的强烈渴望，对凄苦人生的同情，对人际间不平的惧怕及因之而来的痛恨，早早就植根在他的心中。如果上天假以时日和条件，它们就会成为助长他成功的力量，成为推动他前进的能源。

在后母虐待下的生活实在太难过了。有哪一个小孩不希望得到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充分玩耍的自由呢？何况郭定生连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于是，在食物香甜的引诱下，郭定生开始向校门外的小店赊账买食物。一两个月下来，欠下了一笔在小孩子看起来了不得的巨款。小贩们看出了郭定生无力还债的窘况，不断催迫，轻蔑地辱骂。郭定生不仅要躲小贩们的逼债，还要躲周围孩子们的嘲笑。无奈中，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便鼓起勇气写自己平生第一封信。他边哭边写，由欠债的屈辱想到后母虐待的痛苦，泪水溅满了信纸。

充满希望的信寄向在许昌工作的父亲。郭定生每天都热切地盼望着回音。父亲的信寄回来了，可是它错误地先寄到郭定生后母手中。信中对她的责备激起这妇人的怒火。这天，当郭定生放学回到家，后母将懵然不知底细的他唤到房里，关上门，用绳子将他捆在床栏边，嘴里塞上布巾，然后用力毒打。郭定生被打得鲜血淋漓。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脑中唯一的念头是：“让我死去吧，这样就不用活受罪了！”刺入骨髓的疼痛终于使郭定生昏迷过去。

昏天黑地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郭定生悠悠醒来，只觉得全身火烧火燎，朦胧中仿佛有人在触动自己，他立刻杀猪般地大叫起来：“不要打我！我不敢了！”可是，他听到一声长叹，一串水珠落在他发烧的额头上。这是父亲的声音和泪水。父亲赶回来

了。面对着儿子血肉模糊的身躯，郭学忠立即决定：将小孩子送回辉县老家。在没有找到妥当的护送人前，他将儿子带到许昌，跟在自己身边。两个月后，正好堂弟郭学云要回辉县，郭学忠便将儿子托付给他，送回老家委托一位表弟媳照顾。这年是1933年，郭定生虚岁14岁。

二

辉县处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是个滴水贵如油的地方。但毕竟属于中原地带，历史上也曾有一小段戏剧性的记载。传说周武王曾封了一个共国于此。《左传》中记，隐公元年郑大叔出奔共国，即是到今天的辉县。其后，共国为卫国所亡，此处称为共城。又说秦始皇灭掉六国后，曾将齐国国君田建贬迁到这里。这个过去荣华富贵集于一身，享了几十年太平的国君，一下子从锦衣美食的宫殿跌到四处狼嚎的荒山茅屋里，不久即愁病而死。他的后人也就星散不知去向。大概今天辉县相当一部分人，是他的第几十代子孙吧！然而历史虽然悠久，因为地理条件的恶劣，辉县到30年代依然穷困不堪。周围是山，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这里水源奇缺，县城还好些，郭学忠家乡常村打井常常要打到二三十丈才能见水。三个月不下寸雨，井里的水大半是泥浆，要放到缸里澄清半天才能饮用。饮水这样困难，洗衣洗澡自然也就从简了。外地人开玩笑，说辉县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死去。虽夸张过分，也并非完全杜撰。自然条件这样差，世世代代的辉县人照样生息繁衍，并不作搬迁的打算。这不但是辉县人，整个中国人都有这种传统：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再苦再难也能忍熬下来。可怜而可敬的中国人啊！

从开封，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大城市，一下子来到辉县，一个落后闭塞的山区小县城，对郭定生这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生活变化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心理环境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从后母恶毒的虐待下逃了出来，而且得到最充分的自由。负责照顾他的表婶不过是管理他的吃穿，其余一切皆不过问，也不愿过问。他就像一只久羁樊笼的小鸟，一朝得释，飞上宽阔的蓝天。两个极端的生活变化，使郭定生身上的浪漫气质、艺术气质和蛮劣气质都释放了出来。十四五岁前后，正是一个人由少年迈进青年的时期，生理上的变化更加速着郭定生的变化。

他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被诱发出来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落后的山区，辉县县立第一小学里，也有着像贾先生这样的好老师。郭定生一插入这个学校四年级，就在贾先生的班上听国文。贾先生叫什么名，郭定生自始至终不知道。^①回忆起来，只觉得他特别随便，对学生放任，自己也没有老师架子，高兴时一屁股坐在讲台上，照常滔滔不绝讲课。他的课生动有趣，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品和他们的作者，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艾芜……就是从他的嘴里第一次传到郭定生耳中的。一次，他非常动情地为孩子们介绍一篇新文艺小说，好像叫《渺茫的西南飞》，^②讲的是一个女学生，迫于父母之命，和自己的爱人分手，嫁给一个不懂风情的男人。她试着去改变两人中那种无爱的状况，却得不到丈夫半点回应。她只能在丈夫睡熟后，流着眼泪给以前的爱人写信，夜风飒飒地从窗前吹过。故事并不曲折，但那种凄切的情调，却打动了同学们的心。郭定生第一次感到文学的力量，感到爱情的力量。他仿佛心中有一根弦突然被拨响了，回音袅袅不绝。可惜贾

① 《家园》中提及叫“格非”，但更详细的回忆录《童年》中却没提及。

② 柏杨《童年》中说这篇小说为艾芜所作，是记忆错误。艾芜30年代并无此作。

老师只教了他们一个学期，就离开了辉县小学。

他的社交范围明显扩大了。辉县的学校比开封无疑要土得多。在大地方不起眼的郭定生，来到这样的小地方，有许多习惯、见识、穿着，都成了大家注目和妒嫉的内容，这便抚平了他身上的自卑，助长了某些自信甚至虚荣。他越来越自在地和同学来往、玩耍。特别到假期，一早就溜出家门，半夜才回来睡觉。到农民地里偷别人的瓜菜，到城东那条浅浅的小河去洗澡（水太浅，不能算游泳），对女同学耍恶作剧。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在小学里又遇上一位暴君老师。这位老师姓侯，教算术，非常喜欢用戒尺打学生。郭定生数学天赋并不高，经常吃侯老师的板子。一次，他被打得两手红肿了几天都消不下来。还有一次，他被侯老师罚跪，头上顶着板子，膝盖痛到失去知觉。人的一生中，与自己关系最深的除了家中亲人外，大概就是老师、同学、朋友了。而父母的爱，老师的谆谆教导，正是一个人得以健康成长的最重要条件。郭定生幼时很少得到父爱，完全没有母爱，读书时也没得到应有的教师关心，相反地，得到无尽的摧残、暴戾。这些都在冥冥中扭曲着他的人生道路。

郭定生回辉县不多久，在开封的后母因为抽鸦片、海洛因上瘾，无钱购买毒品，一夜之间将东铜盘街的三进大院卖掉。等父亲从许昌赶回来，木已成舟，无奈只好在八府仓后街租了三间房子，全家挤到里面。这样，跟随后母而来的婆母（后母前夫的母亲，孩子们都称她为“姥姥”），也被送回辉县，和郭定生住在一起。姥姥是个善良的人，却被儿媳妇哄得团团转，原先带来的一笔不小的财产被骗光后，被迫来到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山区。更可怜的是，她患上一种不知名的病，疼痛起来，两只脚抽搐不止。这时既无药医，也无人过问。有时，小定生陪着呻吟不止的病人，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呼号，简直要让人心都为之冻结。虽然当时的郭定生正是整天玩耍的年龄，并不能体会到姥姥深切的

痛苦,但是人生的忧伤,还是时时从不同的方面或浓或淡地向他袭来。^①

在辉县第一小学读到五年级时,郭定生因为惧怕侯老师的板子,经常逃学。有时偷偷到一些同学家合请的私塾里去,偷听老先生们讲《论语》、《孟子》。郭定生幼小的心灵中,觉得孔孟所讲的“仁者爱人”、“忠恕”正是对后母的作为的斥责。到后来,孔孟的书读得并不很多,但“仁”的核心却早在他幼稚的心中播下了种子。眼看六年级在即,正在郭定生一想起还要在侯老师淫威下度过一年便不寒而栗的时候,离辉县城镇3公里外的百泉乡,突然新成立一个私立初中,招收同等学历的学生。郭定生眼前不禁升起了一片希望的曙光,匆匆交了两块钱报名费,随着不少同学一起报考去了。乡村中学,入学并不难,百分之九十可以考取,郭定生自然也考上了。

三

看到录取榜上自己的名字后,郭定生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上好像有一层枷锁在落下来,天和地陡然变宽了。他张开双手,从百泉中学校门往家跑去,好像鸟儿张开两只翅膀,风声呼呼掠过耳边。从有记忆以来,他没有感觉过如此巨大的快乐。那次过年时父亲给了他整整一块钱,买了不少小玩意,还有一串长长的鞭炮,那快乐,比不过!一次放学回家,饿得头昏脑涨,口泛馋涎的

^① 柏杨对童年的回忆之最深者,大概一是后母的虐待,二便是这位老人的痛苦。笔者1994年拜访柏府,柏杨说起童年往事,对这位老人寄予了极深的同情,谈了很长时间。

时候，一位同学请他在路边小贩摊上吃了半个粽子，那快乐，比不过！那位美丽的小姐姐送了她亲手做的泥捏小风箱给他作礼物，那快乐，也比不过！非常难得的一次在算术课上，算对了一道大家都答不出的题目，老师当场夸奖了他几句，还随手给他一支粉笔作奖赏，那快乐，也比不过！认真分析起来，这是一个少年人在遇到巨大摧残痛苦后，依靠着自身力量得到解脱的一种心理能量的释放。这次胜利包含着负面的消释（侯老师的魔影退去）和正面的确认（自己的能力获得成果）两种内容，因之它比起以往的欢乐（多是别人的给予、施舍）更为强烈，这是不奇怪的。也由于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新的自信，郭定生性格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那是1935年，郭定生虚岁16岁。

百泉中学掀开了郭定生生命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在一个人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刚进入青年时期——便莽撞地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路。这种选择虽然带有被迫的性质（后母逼他离开了开封，侯老师逼他离开了辉县第一小学），但他还是大胆地迈开了自己的双脚。这个选择对他以后性格的坚毅，独立性的建立和强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毕竟是中学了，课程当然与小学不同。老师也多了，而且再没有像侯老师那样的暴君，因此郭定生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他对老师的记忆也温情多了。若干年后，他依然记得百泉中学的校长梁锡三。梁校长是河南陈留人。这位河南大学的毕业生，教学生英文，但那英文程度当时就让郭定生起过怀疑。一次，一位同学曾问梁校长，外国人有没有姓？梁校长吃力地想了很久，回答说：“外国人没有姓，只是以‘世’或‘第几第几’排列，像秦始皇、秦二世……似的，他们也只是叫什么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这种回答确实不能使人信服，这样排列下去，真的排到一万几千，也这样叫吗？郭定生想问，但又不敢问。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60多岁了，满脸皱纹，一个调皮的同学便给起了个“老核桃”的外

号。刘老师知道后发了一通火，却也没有严格惩罚学生。他老先生大概是嫌教育部发下的国文课本不如四书五经读得那样顺口，自己起五更熬半夜写了几十篇文言文“范文”，让同学们抄下来后再开讲，但学生拿这些文章给一些有文墨的大人看，评价并不见佳。一位生物老师，20来岁的样子，瘦瘦的，戴着眼镜，姓什么却忘记了，为人很和气，很受学生欢迎。这位老师正是青年热血时期。有一天上课，讲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东三省不仅已经沦亡，日本人在华北的侵略野心也越来越昭著。讲着讲着，情不自禁痛哭流涕。学生们也都垂着头，默默吸泣，连平日最调皮的学生都非常沉痛。

在这样的教师教导下，即使学业上不一定真正有保证，至少学校形成了一种郭定生以前从未享受过的自由空气。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少年时被后母用鞭子、棍棒压迫下去的劣顽性大大地松动并膨胀了起来。同学中调皮捣蛋的又多，郭定生简直是如鱼得水，恣意放纵；敢于顶撞老师，学习成绩当然也不好，尤其数学、英语。这时候，他的性意识萌醒了。别看山区落后，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却同样感兴趣，尤其在许多粗鲁的笑话和赤裸裸的表述里，男孩子格外容易受影响。甚至还在县立第一小学时，一些“老学生”就私下里不知向小师弟们散播了多少男女之间的知识。正是他们，为附属在学校里的一个师范班的三位漂亮姑娘，编了一首带秽褻意味的打油诗，反复传唱。这首打油诗肯定多次在郭定生口中快意地念诵过，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三四十年以后，已经成了几个孩子父亲的郭定生，依然清晰地记起每一个字，以及那三位漂亮的女主人公。到了百泉中学，同学们中公开谈性，老师也不责备。生物老师曾拿了一个本子放到教室里，让学生将自己平日不懂的问题提到上面，由他集中解答。百泉中学全是男生，于是提问簿上就出现了挑逗性十足，但也确是那群青少年最感兴趣的性的问题。问答簿交上去后，大家惴惴地等待老